

霜降

■ 米丽宏

秋天的深处,总有一场霜;一场之后,还有好多场。

霜,把一年的时光分成了两大段:无霜期和有霜期。霜降前后,草木黄落、昆虫蛰伏,大地上流淌着凛冽的寒意。

气温降下来,霜花现身了。霜,如雪般洁白、晶莹,又纤细,让人以为它也是从高处降下来的。你听,无风的晴夜,“簌簌”“簌簌”,是霜打木叶的声音吧。错了。那月光汨汨,霜花簌簌,不过是你思想里的微响。

霜花,实实在在,是地上生出的。低温使空气里的水分凝结,若在零度以上,凝结为露;气温低于零度,则凝华为霜。

因此,“霜降”的说法,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。但是,“降”这个字,蛮有气势,如半空里一声断喝,滚雷般的,使节令一个胆寒。那种自高而低的莅临感,充满了威严。这一惊,世界不再郁郁充塞,而是删减的删减,变色的变色,多了一派空阔绚烂。

如果你想看完美的霜,一定要到山村里去,在日出之前出门。你会被万物覆霜的素颜打动:地面、屋舍、树叶、一根根谷草、一垛枯柴,都覆上了一层寒冷的雪意。有的像长出了白毛毛;有的像镶上了蕾丝花边;还有的,像撒了一层盐粉。那些平日并不怎么起眼的枯黑树枝,霜白中露出细细的漆黑线痕,有了国画的味道。霜,让世界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,清爽、简约而有韵味。

霜花也唤醒了你心里那些不具体、不形成、朦胧模糊或被时间湮没了的感受:是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的早行,还是“枯草霜花白,寒窗月新影”的晚归?是“开门半山月,立马一庭霜”的霜月清影,还是“风卷晴霜尽,空天万里霜”的江天寥廓?

乌发红唇眼两鬓斑白的人,对霜的解读,不会一样。

霜,有冰雪的凛冽,却没有冰雪的暴烈。它不是强制的力量,而是凛冽的提醒、无声的研磨。面对秋后的这个世界,它会缓慢地去其浮躁、阻其伸张、增其甜润和宁静,淬炼其绚烂的色彩。

村里人都知道,白菜、萝卜、红薯经霜愈甜;柿子经霜后,皮变薄、味更美。这里面,有着哲学意味。而很多植物,在经霜以后,才会凸显风姿。

松柏之质,经霜弥茂,诠释着骨气;枫叶之色,经霜欲红,解说着绚烂;法桐柿叶,扑簌下落,半是浅青、半是赭黄、半是枯褐、半是嫣红,叫人生几分惊喜与轻愁;银杏一树一树地黄透,纯粹澄澈,如万树呐喊,大地漂移;人家墙上的爬山虎,老红叶子掩不住一身虎骨,纵横爬出了一幅秋天的地图。

田野里的绿已被霜色覆盖,而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,覆盖了一道道沟、一条条川、一垄垄田。所有的树木都在炎夏的竞争中把自己的精力膨胀到头,此刻在潇洒地落它们的叶子、自如地伸它们的枝条;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的“果实”,一任秋风翻动,夸耀着秋天的富有。

霜降前后,最值得一看的,当然是红叶。看红叶的好去处很多,香山、栖霞山、岳麓山、太行山……那满山的红叶,乍红时,五色斑斓;经霜后,似红旗漫卷。盛大的场面,让人想起革命、想起热血、想起青春不老的奋斗激情。

谁说霜风凛冽是摧残?有时候,它就是一种力量。

文学作品中,我们喜欢把霜比作刀剑,说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,说“霜降杀百草”。其实,百草消亡,不关霜的事儿。危害庄稼的是“冻”,不是“霜”。霜不但危害不了庄稼,相反,水汽凝华时,还可放出大量热来。它会使重霜变轻霜、轻霜变露水,免除庄稼花木的冻害。“霜降杀百草”,其实是“霜冻杀百草”。

光阴里的霜,看似凛冽,实则温婉;看似砥砺,实则柔软。

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一场霜后,晚秋色彩不光是“一番黄”,还有枯褐、黛绿、鸦青、赭红、棕紫……霜一催一洗,一年里最后的绚烂,终于达到了顶点。

■ 胡文彦

今年的秋意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,桂花便在这晚来的秋意中安眠枝头,孩童般睡去。

这可急坏了盼星盼月亮,想要讨得一口、一碗、一盃,一鼻子、一枕头香甜的人们,他们奔走相问,似乎桂花再不来,他们可要亲自去枝头呼喊、抚摸,把桂花轻轻拍醒。

或许是询问的人多了,桂花终于待不住了,掀了被角,从僵卧中伸个懒腰,一点点探进秋的怀抱。

我家门前的桂花先开放了,送孩子上学的路上,原本急匆匆的人群,竟然慢下脚步。孩子朝前奔跑,反而是急急催促的大人,一个转身就拐进了路边的花圃。桂花是真的开了啊!他们把鼻子凑近桂花,深深地吸了一下,鼻腔即刻发出“嘶”的一声,香气的分子混合清晨的清冽,一下子冲上天灵盖,叫人由衷地赞叹。真香啊!

弥漫的香气,默然又直接地霸占了行人的嗅觉。走在风中,脚步稍微快一些,你会在冲天的香味中迷失。我睁大眼睛,仔细寻找香气的来源。突然在某一个瞬间,竟然遗憾自己没有狗一般灵敏的嗅觉。若是探寻到一丝香气能让我开心10分钟,那公园里、小河边、马路旁无处不在的桂花身影,可是能让我高兴整整一天的。

一时间,桂花似乎齐齐开放了。桂花侵略般地开,香气穿透整座城市,穿过早高峰拥挤的车厢,穿梭在每一场诗意的邂逅里。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留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它香得彻底、香得肆意,香透人的五脏六腑,自爆似的开到精疲力竭、地老天荒。

我敬佩它的勇猛,走近细细地瞧。丹桂花色橙黄、金桂花色金黄、银桂花色乳白,似米粒

的花朵密集聚在一起,“一嘟噜一嘟噜”地爬满整棵树。有的在绿叶间探出头玩耍,有的则无视稀疏的叶片,一树都是耀眼的花,美好得让人移不开眼。

近旁,有孩子提着篮子来采摘桂花。灵活的小手上下翻飞,不一会就采摘了一大篮子,口袋放不下了,还想用上衣下摆兜着走。我在一旁看得滑稽,不禁想起小时候赏花、采花的事来。

小时候,老家的小院种着几棵桂树,我原本不认识它,待到秋天满园飘香,我牢牢记住了它。我家的桂树枝干粗壮,花朵繁多、香味浓郁。大人爱它,对着桂花品头论足;小孩在树下跑来跑去,嬉戏打闹,趁大人不注意蹲下来大把。往往一场雨后,桂花纷纷落下,一地碎金,没有人去睬它。母亲做的桂花糕、父亲泡的桂花茶都是这几棵桂花树的馈赠,能吃上一口桂



晒秋 肖明 摄

柿红秋意浓

■ 甘淑媛

母亲寄来一箱柿子,绕过一圈又一圈的山路,秋便这么晃悠悠地来了。

打开层层包裹,捏一颗柿子在手里,柿身饱满的金黄,柿蒂子仍带着些绿,微微卷曲。箱子边塞着些柿叶子,仍带着枝条,一层叠一层。家乡的绿带着秋意,瞬间将我带回了打柿的童年。

老屋后的柿子,个大、结实。未及果熟,靠近下方的果子,早不见了踪影。等不及采柿的大人,一群孩子站在树下,眼巴巴瞅着。东哥掂着挑好的小石子打柿子。他眯着眼,向后拉开手,石头飞掷而出,柿子应声而落。“哇!太厉害了!”我率先跑出,捧着微裂的柿子回来了。东哥两手一掰,你一口,我一口,瓜分殆尽。那是属于秋天里的第一口甜蜜,虽然滋味微麻,但实实在在夯实了味蕾。我想,秋一定是温柔的,因为这样的甜,让回忆都变得软软的,带着独有的甜香。

一只蟋蟀突然跳上我的书桌。面对这个不速之客,我有点惊讶:这是四楼,蟋蟀怎么上来的呢?

蟋蟀盯着我,不停摆动着灰褐色的触须,十分惹人喜爱。我准备轻轻捉住,放它出去。但蟋蟀显然没有领会我的好意,一个劲儿地乱蹦,最后落在阳台堆放杂物的角落。杂物太多,我懒得去翻,只好让它待在里面。我想,安静的时候,它自己会出来跳到窗外的。

过了几天,我早就把蟋蟀忘了。一天晚上,在模糊的睡梦中,我好像听到几声“唧唧”的虫鸣。城里太过喧嚣,即使有虫鸣,也很难听到,何况我还住在四楼。我以为是幻觉,但声音十分真切,并且离我很近。我突然想起了那只蟋蟀,难道是它在鸣唱么?我仔细一听,声音就是从阳台传过来的。原来蟋蟀一直待在我的阳台上呀!

我一下醒过来了,睡意全消,静听着蟋蟀的鸣唱。“唧——唧——

唧——”,蟋蟀的鸣唱声疾徐有度,入耳轻盈,好像是一位乐师,在悠闲演奏着自己得意的乐章。这时四周非常静谧,街上偶尔会传来“隆隆”的车轮声,反而把蟋蟀声衬托得更加美妙。

我想到了《诗经·七月》里的描绘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8月即将过去,这只蟋蟀可能是把我的阳台作为它的藏身之所了。在乡村的秋夜,静听蟋蟀鸣唱,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都市的夜晚,也能欣赏到这么快的鸣唱。

这时白天的燥热早已退却,我却再也睡不着了,干脆披衣起来,轻轻走到阳台。蟋蟀没有注意到我,依然唱得十分悠然。已经是后半夜了,街上的霓虹灯依旧闪烁不止。天上星横河汉、落月阑珊,整个夜幕幽蓝幽蓝的。在蟋蟀鸣唱声的感染下,我的心境也变得通脱透明了。这时一抹轻风袭来,我顿时感到了一股凉

间。我们在家中等待的日子里,山上的野柿子早就肆无忌惮了。没了虎视眈眈的孩子,想结多少果,就结多少果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,柿子挂上来了,珠子似的。北风吹起,抖一抖叶子,那傲娇劲儿!林子里的鸟竞相奔走,柿子红了!甜得很哪!秋柿熟了,林子里便闹起来了。我想,柿子一定是害怕寂寞的树吧,所以选在秋天来结果,这闹腾腾的,秋天也跟着丰盈了。

山间的柿子丰满了诗人的笔尖,一时间,秋意浓烈起来了。像是得了夸赞,秋风刮得更欢了,叶黄了,“唰唰”下落。余下的柿子,立在树顶,金黄,饱满,灯笼似的照亮了一整个深秋。彼时米缸的柿子将熟未熟,转过一圈又一圈山路,被送至远方。

划开箱子的胶带,我将柿子放入米缸贮存。怀着甜蜜的期待,苦涩便显得无足轻重了。柿子红,秋意便浓了。

意。我突然意识到,立秋早就过了,已经到了秋天,只是因为白天还是一样燥热,我没感到而已。我不由暗自慨叹,总是忙于各种琐事,竟然忽略了时序的更迭。如果不是这只蟋蟀鸣唱,我真不会知道又是秋天了。真是“一年容易又秋凉”呀!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这样说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,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风声,水际听欸乃声,方不虚此生也。”张潮提到的景象,都是赏心乐事。不过那些声音的妙处,恐怕只有阅尽沧桑的化外之人才能真正体会。像我这样身处红尘,常常自顾不暇,几时能有那样的心绪,何日能达到那样的境界?能在这静夜聆听蟋蟀的鸣唱,也算是难得的机缘了。

蟋蟀一直住在我的阳台,每到夜深人静时便鸣唱起来。我知道,随着蟋蟀的鸣唱,秋意会越来越深。不过,能在秋味渐浓的静夜,听着蟋蟀的鸣唱入梦,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全面”的桂花

花做的美食那可太幸福了。

桂树不知是何时走近我们的。现在大街小巷、广场庭院都栽有桂树。因为它的香,每年秋天,南方人就像盼着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,期待桂花的盛开。桂花做成桂花酱、桂花汤圆、桂花年糕、桂花月饼、桂花酥、桂花银耳羹、桂花酿、桂花乌龙茶……据说有上百种吃法。将桂花晒干,手工缝制成香包,送给心上人,更是一种浪漫了。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:“桂花还是太全面了。”

经历上个冬季的漫长休眠,桂花终于温柔了整个秋天,花香四溢,欣喜了一城的笑脸。桂花盛开,是它与秋天不变的约定,盛放与凋零都值得等候。

秋来桂花香似海,这份含香带韵的景致,一期一会,值得年年收藏。

家有“义气”女儿

■ 潘朝红

今年暑假,我带女儿回了老家,谁知道刚待两天,她就被狗咬伤了。我心疼坏了,带她去打狂犬疫苗的时候问她:“你怎么不跑呢?”她说:“大家都跑了,总要有个人殿后吧?”原来,她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,遇到一只小流浪狗。她们看小狗可爱,就去逗它。谁知小狗“翻了脸”,小伙伴们一哄而散,只有女儿没跑,她想留在最后稳住小狗,结果被狗咬到了小腿。

“你一个小女孩儿,能对付得了狗啊,还殿后?下次遇到危险跑快点儿!”我带着后怕告诫她,女儿听我絮絮叨叨,只能连连点头。

本以为出过一次事,女儿能长点记性。可没想到,刚开学没多久,女儿又受伤了。起因是课间休息的时候,她的同桌被前排男生捉弄,同桌胆怯不敢声张。女儿打抱不平,上前阻止,不料被那男生丢过来的饭盒砸中了头部,瞬间鼓起了两个包……我带她去医院处理的时候,气不打一处来,就大声吼她:“你倒是江湖好汉,讲义气哈!人家一点事儿没有,受伤的又是我,别人的事情你逞个什么强?”她委屈地看着我说:“我当时没想那么多,就想着要保护好我好朋友。”看着女儿委屈的小脸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职。从小到大,我光顾着教育她要善良、要有担当、要热心帮助别人,却忽略了,自我保护也是她应该学会的一堂课。

那天晚上,女儿写完作业,我搬个凳子坐在她旁边,翻出一段新闻报道,和她一起观看:3个好朋友一起去河边玩耍,其中一个小伙伴不慎落入水中。眼看着河水将他吞没,另一个小朋友忙伸手去拉他。可是河水湍急,他本身也不会游泳。结果两人都被卷入滚滚河水中。视频里的画面触目惊心,女儿看得胆战心惊。她连声说:“太可怕了,老师一直说,不能去玩水的,他们太可怜了。”“还有呢?”我顺势问道。“那个小孩不会游泳,还去救别人,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”“是呀,如果当时他用别的方法,比如喊人,是不是他们都有可能获救?”女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“所以,宝贝,遇到危险的时候,我们要先学会保护自己。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,才能想办法帮别人,知道吗?”这一次,女儿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昨天,女儿从学校回来,告诉我她阻止了一场“危险游戏”。放学时,她听到同班两个男生说要去马路上的共享单车。路上车多人多,他们只是小学生。女儿意识到这事不对,就上前劝说他们打消这个念头。男孩子们却不屑地瞥她一眼,径直朝着单车的方向走去。女儿看说服不了他们,就叫同路的几个女生远远跟着,她一路小跑回去找老师。老师及时赶到制止了他们。“老母亲”听后甚感安慰,我家丫头终于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做好事了。成长的路上难免磕磕绊绊,教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,是非常重要的课。愿我的“义气”女儿茁壮成长,少经历一些不该有的风浪。